

中国首版世界人体摄影画册始末(中)

◆ 邓明口述
沈飞德采访
杨之立整理

尽管作为副总编我对分管的摄影读物拥有决定权,但兹事体大,我不敢贸然决定,就迅速与居纪晋社长商量,并在8月8日星期一办公例会正式提出《世界人体摄影》选题。在介绍了外界的情况和自己已有的准备后,我表示:“作为一个国家专业出版社,与其让各地小社‘低水平’地出这类画册,不如由我们负起指导之责,从美学角度出好画册,向艺术院校艺术工作者发行,从我国人体摄影一开始就引导它健康发展。”

当时我们班子有五个人:年长的社长居纪晋、副社长范仁良都是离休干部,副总编龚继先、副社长江显辉、副总编邓明则是中青年,与会的还有社长室秘书戴建华。这是一个专业背景很强的班底,对人体摄影没有偏见,也非常团结,当场就一致通过了选题。当时还有个背景,作为人美社经济支柱的“年连宣”开始不景气,结构转型的压力越来越大,分管发行和财务的范仁良压力很大,态度也最积极。办公会决定:由我一人操作,班子集体负责。我担任责任编辑,大家集体审稿集体签字。荣誉是集体的,责任也是集体的。

在讨论由谁为画册写书名和序言时,我提了两个人选,一个是刘海粟(1896—1994)先生,一个是当时的文化部长王蒙。社长倾向于王蒙,龚继先倾向于刘海粟。我担任责编的《刘海粟艺术文选》刚在1987年10月出版不久,出于对20年代刘海粟先生在人体模特风波中艺术立场的仰慕,我觉得刘海粟艺术上兼通中外、成就卓著,由他写序能把人体艺术的文脉串起来,于是我们定了刘海粟。

刘海粟题写书名并赐序

1988年8月9日,《世界人体摄影》选题(含编辑思想、开本、装帧、定价、印数等策划要点)正式上报出版局备案。同时通过常春主任从摄影读物编辑室调来英语娴熟的周振德,即日起协助我编写《世界人体摄影》。周振德文笔和英文都非常好,他调入人美不久就完全接上了退休老编辑的班,编辑工作做得



■ 画册内页人体摄影作品

风生水起。

我们确定准确、高雅、健康的选稿原则和摄影史经典之作、艺术出新之作、品位健康之作的选稿方向,而我原先的笔记积累就有四五百张照片,从中选个一二百幅并不费力。我们去资料室按准备好的线索调出相关书刊,并在资料室辟出专用空间工作。当时摄影界关于国外摄影的介绍一般都沿用“文革”前不太规范的译名,我们则全部按新华社的译名手册一一理顺。这点我们很得意,由于《世界人体摄影》收入的摄影家多达七八十位,以后人家凡用到有关的人名都会向我们的译名靠拢,不管美、英、德、法还是瑞典、日本,在新华社的译名手册里面是有区别的。

第二天我就找赵松华设计封面,他是我上海师范大学艺术系低一级的学弟,当时在《上海画报》担任美术编辑。他为人低调,又善于化繁为简,做事很快。鉴于人体摄影的经典作品多为黑白照片,我给了他几张照片,要求

快递中国

——中国农民的梦想与辉煌

朱晓军 杨丽萍



29.尽力帮扶

当时想放弃快递的加盟商有三种,一是没赚到钱,甚至还赔了;二是嫌做快递太辛苦,起五更爬半夜,不论刮风下雨,还是风雪交加都要取件送件;三是有小富即安思想的,赚了几十万或几百万就不想做了。没有合法身份的“黑快递”不好做,在许多人的眼里跟乞丐差不多。现在有了钱,谁还干事儿?还不赶快回老家的县城买套房子,那时桐庐县城的房子均价每平方米三千多元,三四十万就能买一套百八十平方米的房子,再花二三十万买辆车,花个百八十万也就过上有房有车的日子了。

有些加盟商没有文化,也没远见,上海松江的一位加盟商本来做得好好的,突然说什么也不想做了,要卖掉网点回家了。他跟赖梅松是发小,他的老婆还是赖梅松的表姐。

“把网点卖掉,你将来会后悔的。”赖梅松劝他。

“不做了,做快件太苦太累,现在能卖160万元呢!”发小破釜沉舟地说。

“你千万不要卖掉,卖掉的话,过几年就是翻上几番都买不回来。”

他没听赖梅松的劝阻,最终还是卖掉了。那网点很快就像上海的房价似的涨了上来,真就像赖梅松说的那样,他卖160万元的网点就是花上1000万元也买不回来了。

有的加盟商把做快递当成了炒股,发现牛市就出手。上海普陀中通做得很出色,年收入达六七十万,加盟商见网点的价格上涨,以100多万元匆匆忙忙出手。普陀中通被三个人买去了,三分天下。四年后,连最小的都值四五百万。加盟商当初要是不变,普陀中通至少值一千六七百万元,他悔之肠断。

赖梅松对不景气的公司和网点能帮扶尽力帮扶,经营不善的,派人过去指导,资金短缺的,他注资入股。实在经营不下去的,他帮忙找人接盘,不让加盟商和承包商血本无归。他一次次派人到L的公司进行指导,可

是不见起色。最后发现症结在L身上,他对快递缺乏信心,钱攥在手里不肯投。下边有六七十个网点,L的公司却连个门面都没有,夫妇俩开辆面包车在网点之间转来转去,给下边承包商的感觉他们好像随时都要逃之夭夭似的。这个样子,下边网点哪有信心,没信心哪会投资,不投资怎么会做大做强呢?

赖梅松对L说,这样吧,把你公司的股份卖我一半,我再借你20万元,公司还由你经营,利润你拿6成,我拿4成。怎么样?

那几年,下边的公司或网点做不下去了,赖梅松就采取这个办法,这样一来,北京、武汉、天津、大连、杭州、苏州等十几家公司都有了他的股份。

L一听还有这等好事,立马来了情绪。他想,赖总都投资了,说明这个公司还是大有前景的。于是,他信心大增,该投资的投了,公司的门面也有了,利润节节攀升了。

“赖总,是你救了我。当初你要是不投资,或者不给我做的话,我就没有今天了。你教育了我,让我知道了坚持,知道用心去做……”2013年,L的公司盈利550万元,给赖梅松送来220万,L感激不已地说。

当时,像L这样的丧失信心的加盟商并不少见。一对夫妇花10万元兑一个网点,经营一年也不见起色,老婆不想干了,丈夫却不想罢手,于是夫妻俩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上一层的加盟商调解几次都不行,老婆撂下狠话:“你是跟快件过,还是跟我过,有它没我,有我没它,你自己掂量着办吧!”

熊掌和鱼水火不容了,这下丈夫傻了。他们夫妻的感情还不错,孩子才七八岁,既不能没爸爸,也不能没妈妈,狠下心跟快递拜拜吧。

上一层加盟商见劝是劝不了了,怎么办?眉头一皱,计上心头,他说:“既然这样你们还是把网点转让出去吧,我也懒得再调解了。你们自己搭咯,我也留意一下,看有没有人接手。”

回来后,加盟商就找人给那网点打电话:“怎么的,听说你们网点要出兑?都有什么?有多大的门面,有没有面包车?你们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啊,我出60万元,再多一个子也不要了,你们商量一下卖不卖。”

画册的色调定位为“一本黑色的书”,封面、扉页和画面以外的版面全部黑色,仅文字翻白,将摄影特点做到极致,以有别于其他任何美术画册。他心领神会,很快交稿。由于事前准备充分,我们只用了两个星期就做到了可以发稿,这在当时也是破纪录的事情。

8月11日,美术读物编辑室张纫慈去安徽出差,出版社备下公函请张弯道黄山面交正在黄山散花精舍写生的刘海粟先生。我们此前曾致电刘府,他的秘书袁志煌告诉我他去黄山了,“十上黄山”。我知道他肯定会答应,所以并未预先和他打招呼。那时候国家出版社的组稿公函通常被看作代表了国家的文化意志,老艺术家们没有不尊重的,更别说上海人美这样一贯重视文化积累的专业大社;加上我和他因编辑《刘海粟艺术文选》有过数年的交往。

很快,刘海粟先生先后寄来了题签和序言。为了与画册的内容相匹配,也考虑到封面设计的现代感和完整性,我们斟酌再三,最后决定封面采用赵松华手绘的粗圆体美术字,烫银色电化铝,而将刘海老的毛笔墨迹放扉页。有人担心会不会刘海老不高兴,我说不会,刘海粟这样的大艺术家,封面设计做得不好他才会不开心呢。果然,画册出版后,海粟老人对样书没有任何意见。

在序言中,刘海粟先生不但梳理了人体摄影的艺术脉络,并就它在中国早期萌芽作了介绍。他也给这本画册很高的评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印《世界人体摄影》,选稿空间广阔,印刷条件优于昔年,编辑态度很认真。画册对于美术家、美学家、美术编辑、摄影家、美术院校教师和为数众多的习作家、爱好者都有参考价值。”

出版局局长袁是德亲自审稿

9月16日下午,我到出版局开会,让周振德带上所有的待发的稿子到局待命。会后,我和周振德随图书处倪墨炎副处长去小会议室接受局长指示。当年的袁是德局长正值壮

28.打一枪换一地

这么一来,那些学员创出来的财路可就被掐断了。其中还有一个难点在3号身上,就是去夜总会的那位,杜组长派李方远到帝豪夜总会跟着民警巡检过一回,便衣,借口是追踪网上逃犯。他见到了那位在夜总会当清洁工的汪慎修,也听说了那位走投无路到夜总会吃霸王餐的3号,因为唯恐有意外发生,盯了好几天。不过意外的是,许处长下令不许惊动他。

今天带回结果来了,DV上拍到了街头一对情侣的热吻,就是3号。而对方竟然是帝豪的一位小姐!

日夜担忧,可没想到人家是温香软玉潇洒上了,李方远不敢说话,生怕他成了队员们的笑柄。不过这事里透着蹊跷,明明是吃霸王餐被人痛殴了一顿,转眼间,又大摇大摆揽着美女出来了,个中之事,如果只看结果,恐怕谁也无法猜测出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人难以理解的事,但肯定不是是什么好事。

“什么时候的事?”杜组长半晌才惊醒,问道。“就刚才,我一看,哟,这家伙哪儿是饿肚子,有软饭吃了。他的警觉性没那几位高,我跟了一段,两人到商场购物去了。”李方远道,眼睛斜斜地看着组长。

“你确认,她是帝豪的失足女?不是他处的女朋友什么的?”杜立才抱着万一之想。要那样的话,倒也不算出格。“确认,那女子叫俏姐儿,帝豪的头牌,上次巡队民警给我介绍的就是她。”李方远道,几位队员哈哈笑了起来。李方远猛地省悟话里有歧义,赶紧补充说明道,“不是你们想的那意思啊,他仅仅是给我介绍了这个人是谁,哎我说,你们笑什么笑?”

“别笑了,各干各的。”杜立才烦躁地起身,拨着电话,委婉地把这一情况汇报给了许平秋,自己几乎是用哀求的语气说道,“许处,可不能这么下去了,我刚把那一拨街上套钱的驱开,过一会儿又出来了,进夜总会这位,带着个妖里妖气的女人在大街上亲嘴,再等还指不定发展到什么程度呢……什么?还得几天!那得多少天呀,说实话啊,我们可真吃不消了,这些孩子可是一个比一个鬼精,都会拿着信号源和我们捉迷藏玩了……哎呀,我

年,刚刚主持了一下午局属干部会议的他丝毫不见疲态,兴致勃勃地和贾树枚副局长一一过目我们在长条桌上摊开的人选作品,当场审稿。精心洗印的十几二十寸的大照片张张神采奕奕、光可鉴人。袁局长不时提出问题,显得颇有艺术素养。我记录下了我们谈话的内容。

袁:“作品的艺术性是明显的,各种风格的都有,没有什么挑逗色彩。”

邓:“我们是从近千幅作品中精选出来的,全是国外有影响的作品,按时代及风格流派排列。挑选时强调艺术水平,有些比较暴露或暧昧的,即使技术上很好,也不收入。”

袁:“男的好像少了些?”

邓:“男人体作品不多,成就也不高,这次是尽量收入了。”

袁:“有些欧洲雕塑男人体也很好。哦,它们不是摄影。”

邓:“我们班子专门讨论过这个选题,思想非常统一。我们的愿望是在人体摄影在我国产生之时就给予健康的引导。”

袁:“你们要出就出得快,现在周期都这么长,什么时候能出来?”

邓:“大概11月份可以出来,都准备好了,两年前就开始作品的准备。”

袁:“封面搞好了吗?”

邓:“我考虑封面是黑的。只有一张背侧面有轮廓光的那张作底版,上面压电化铝书名,比较朴素,也说明问题。”

袁:“是的。封面要朴实些的,封面更不能有挑逗。准备印多少?”

邓:“第一版大约八千左右,以后再说。”

袁:“销路是没什么问题的。”

邓:“局里在第三天就作出决定,效率比我们预想的要高,谢谢局里的支持。我们一定努力出好它。”

袁局长当场委托贾副局长负责关心此事。10月17日,局长审稿的第二天,出版局的正式批文到社。

不是摆困难,实在是这群太捣蛋,我们根本看不住呀!”

杜组长大倒苦水,几位外勤偷笑着,杜组长终于也觉得吃不消了,他一直担心这群小家伙被地方公安揪走了没法向许处交待,可电话里,许处却是笑呵呵地回应道:“年轻人,谁能不犯点错误,再说这也不是什么大错,十块八块的小赌,就抓走连治拘都够不上是不是?”

许平秋在电话里坚持说原定的时间计划不变,安抚了杜立才一番,才放下电话。那边杜立才唉声叹气地,眼瞥到几位外勤时,几人同时侧过了目光,生怕被组长窥到偷笑。半晌,杜立才有点懊丧地起身,撂了句:按原计划进行。

这时候,林宇婧脸色一敛,对着众人喊了句:“杜组,他们又换地方了。”“什么?不在石牌那一带了?”杜立才吓了一跳,这根据地开辟的速度也太快了,正准备派人驱散一番时,林宇婧把电脑屏幕反过来了,指着道:“他们一群人散在花园小区、珠江畔附近,最远距离不到五公里,不会是……”

她没把心里的担心说出去,高远替她说了:“打家劫案?找目标下手?”“带上追踪,全部出去!敢犯事,先给我抓起来!”杜立才火了,带着他的精英们,直奔事发地了。

“老兄,来么,来么……”鼠标在花园小区外勾着手头,对着巡逻的保安道。那保安二十多岁,笑着问:“怎么了?想来顺点东西,这个高档小区可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

“说这话就见外了,顺什么东西,我给你送点东西你要不?”鼠标道。如果不看眼睛,这家伙不笑的时候很老实,笑着时候有点白痴,他挥着两张百元大钞,向保安递着:“要不要?”

那保安愣了下,不过马上笑道:“白给我就要,想进来没门儿。”

“我们不进去,你替我们办事怎么样?”鼠标道,再勾手指,那保安跨过半草坪,隔着铁门听到鼠标放低了声音道:“把这东西塞排气筒里,一个筒里塞一个,一个十块钱,这不难吧?”

余罪：我的刑侦笔记

常书欣

